

而我滯留在出境大廳

1

四月是這個故事失序的時節。

每隔一陣子，社群媒體便會掀起一股憶當年的熱潮，朋友輪番在限時動態中貼出當年青澀、稚嫩的照片「蓋樓」。近期，熱門回顧的年份是一八年。

二零一八，我十一歲，沒有歡笑、亦無童年，留下的卻是對死亡的懼怕。

暗紅色的紅點如蜘蛛吐絲般遍佈全身軀體，苟延殘喘的病氣在呼吸的間隔震盪。沙岸上擱淺的鯨魚緊抓每次呼吸，在喘息的間隙試圖於瀕死掙扎之際，對抗悲劇性宿命結局的召喚。

一八年五月某週三下午，母親拿著前幾日兒科診所開立的轉診單，帶著小學五年級的我至學校附近的大醫院複診。大廳內吵雜排隊的人龍與機器機械式的叫號聲交雜迴盪。乾燥的空氣中混雜著消毒酒精的刺鼻味滲入鼻腔深處，沙漠揚起塵土，像是宣告著此地兇猛危險、閒雜人等勿近。

時隔近八年，卻清晰地猶記那日下午，年少的我異常冷靜地離開兒童抽血室，與母親間隔坐在二樓的候診區等待抽血報告。心中暗自猜測大抵是女性常見的缺鐵性貧血吧，想必醫生將囑咐多吃紅肉、多補充鐵質，勿過度勞累即可。我並未掛心，反倒向母親興奮地提起暑假想與朋友一同參加心心念念、期待已久的甜點營。

小學時的我曾夢想成為一位甜點師傅。

約莫一小時後，終於等到護理師叫號。我迅速收起書包、結束話題，快步走進眼前的診間。推開門的瞬間，護理師推了兩張滑動式椅子，示意我與母親入座。剎那間，神經敏銳的我便察覺空氣中的一絲異常。

像是槍口對向彼岸，開戰槍林彈雨前的靜默。

來不及倒抽一口氣預備，醫生便開始一陣輸出陌生的醫學用詞。我依稀聽到「住院」、「進一步檢查」、「數值不正常」等關鍵字，還來不及明白，一頭霧水的我被請出診間外等候，留下母親一人獨自釐清。至今，我仍不清楚醫生在診間內說了些什麼，大抵是治癒率、治療選項，抑或是死亡率吧。然而，在母親推開門，重新望向我的那刻，她強忍著淚水與顫抖的語氣，牽起我的手，辦理

複雜冗長的批價與住院手續。

再生不良性貧血，一個我只在《樹猶如此》看過的疾病。我和病友戲稱運氣好到可以去巷口買樂透，中獎的機率約莫五十萬分之一。每當夜深人靜，我便會輸入「骨髓移植」、「再生不良性貧血」、「存活率」等關鍵字，試圖翻找存活的案例、成功的蹤跡。維基百科上顯示，再生不良性貧血乃因自體免疫系統的缺失，被診斷為非常嚴重的患者只有五分之一的機率可存活五年。

背對著護理師趴在病床上，雙手緊握著床邊的圍欄，原本在腰間的衣服被拉至胸上。護理師、醫師、家人在遠處注視著。不，準確而言是凝視。

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鮮魚，終究躲不過穿刺的命運。骨髓穿刺的粗針垂直插進脊髓深處，並非預期的一氣呵成，針頭反覆來回上下移動、攪和，針筒終於抽取微量的骨髓液，蔓延至走廊的哭喊與尖叫。吶喊是最卑微的抵抗。

結束一番折騰，針頭緩緩收針後，護理師安撫著顫抖的我，同時輕貼上 ok 蹦，仔細叮囑我如何照顧傷口。

然而心靈的傷難以結痂癒合，是靈魂的病。

疾病是種懲罰，但多數的患者永遠找不到罹病的原因。就好似被領養、未知身世的孤兒，永遠無法知曉自己的來歷。身心障礙者、重大傷病患者、特殊教育學生，恍惚之際必須面對這全然陌生的身分。在社會福利與身分認同間，疾病是豎立在遠處荒原、遺世獨立的國度，而疼痛則作為國民的身分通行證。

初來乍到疾病王國，首先面對的便是文化差異。

「終於回家了，水果切好放在桌上要吃喔。」

猶原記得確診後出院返家，爬上沒有電梯的舊公寓，家人端出整盤切整齊的蘋果上桌，腦海裡卻自動播放醫生反覆囑咐的咒語。

再生不良性貧血，白血球、紅血球、血小板皆嚴重低於正常值的疾病，血球低下，感染乃是國家法律大忌。「生魚片不能吃、生菜不能吃、帶皮的水果汆燙後才能吃、飲水機的水再次煮沸才能飲用」，醫生嚴肅地警告著疾病之國內攸關生死存活、不可逾越的法則。

確診之後，一切開始猶如野外生存遊戲。身體化作沒有靈魂的 AI 機器，輸入程式代碼，自我審查日常的一言一行。

「欸這個你不能吃。」、「避免進出人多公眾場合。」、「勤戴口罩。」、「多噴酒

精。」，一字一句，程式接收、內化，並嚴格執行。

骨髓移植手術期間，我住進疫情期間傳說中的負壓隔離病房。為在白血球抵抗力趨近於零時，嚴格控管感染風險，我被限制僅能在特定時間內食用醫院為移植患者訂製的無菌餐。經過高溫殺菌後的餐點食之無味，化療與放療所致的噁心、暈眩、腹瀉等副作用，彷彿隨時會把靈魂吐出似的，反覆翻騰與吞入。

化療是外在兇猛、內心惡險的野獸，嘔吐、腹瀉的失能侵蝕人格尊嚴，更搶奪長髮女孩的自信。

「不要傷心、別再哭了，頭髮總會重新長回來。」

每日，護理師皆會替我更換床單，我總會將散落的髮絲一撮撮揉成球團狀。隨著時間的推移，紅白湯圓大小的球塊逐漸擴大進化成客家鹹湯圓般如此巨大。淚水自眼角逐粒滑出，直至猛獸失去利齒般，那層平時幽微存在的保護網就此崩解。

返家過後，我有好一段時間都不敢打開冰箱，看著 I 牌的特濃豆漿，腦海總會被侵入式的片段折騰。接著便是失語的痛。

為了確保潮濕、易滋生細菌的口腔保持無菌環境，護理師每天晚上都會在睡前囑咐我記得以藥用漱口水漱口。化療的副作用讓舌尖逐漸失去感知能力，人工化學的苦澀味與酸腐味直嗆咽喉，每次都令我數度作嘔。

「一千零一、一千零二、一千零三、一千零四、一千零五、一千零六……」時至今日，我早已記不清當時護理師交代的漱口秒數。但那股酸臭的化學漱口水，卻像被下咒一般，嚥在喉中翻騰的畸零，卻數次在腦海中回放若不幸感染，被送進加護病房的警告咒語。於是我數次咬牙耐撐，只為保留一線生機。

2

我移植了父親的骨髓液，血型從此由 B 型轉為 O 型。每當我向陌生人自我介紹時，自我揭露總如鯁在喉，深怕換來的是一陣靜默。

「可以和你分享一件有趣的事，我可能是你第一個認識血型轉換過的人。」

我開始丟擲震撼煙霧彈，在喚起對方好奇與驚訝間，藉機娓娓道來我的來歷。

博物館內，導覽員望向雕像旁褪色的解說碑，滔滔不絕說起他的生平。

那個他便是自己。不忍心，卻又得睜著眼睛看。獨自凝視是慢性疾病患者的宿

命。

慢性病走慢了時間。近日深夜，我閱覽一篇以疾病時間感為命題的生死學研究。文章寫道，當疾病介入日復一日常態的生活，所生活的世界不再屬於自己，患病者會產生一種疏離的「無家可歸感」。在健康之國與疾病之國的國界間滯留，慢性病患成了時間的難民。眼前的大霧與薄紗，如常生活逐漸遠行，靈魂尋不得回家的路徑。

迷信的臺灣人自然多少相信著血型得以窺探人的個性。每當朋友好奇地問起換了血型，是否同時也換了個性，我總是一陣語塞，被迫一再檢視起移植前與移植後的自己有哪些差異。我究竟是不是我自己，在一時半刻間解釋不清。這些看似很遙遠的命題，那些回答不出口、在各種選擇中掙扎的恐懼，卻是足以震碎生活的一道道裂痕。

我成功移植了父親骨髓液內的細胞，但卻未承襲他堅韌不拔的個性。骨髓移植最大的風險便是移植後的排斥反應，捐贈者的成熟 T 細胞將受贈者器官視為外來異物攻擊的過程，嚴重時可能引發黃疸、紅疹，甚至是器官衰竭。細胞內一場看不清輸贏的戰爭悄然發動，我卻毫無招架與防備能力，像是簽了非法地下拳擊賽的賭徒，只能在心中暗自祈禱體內的細胞終會擊潰贏得勝利。

帶著米白色的漁夫帽，望著期待的高中校園生活蜷縮在教室最邊緣的角落。歷經半學期線上上課「類休學」後的我，頂著化療後一顆奇異果一般、深褐的捲毛造型重回校園。努力的成為正常人，成為一名普通的高中生。

就如不曾跌至地獄似的，未曾受傷。

高中二年級，我接下社團社長、全心投入各式課外活動與社會參與。一台二十四小時永不停轉的永動機，確保每個齒輪間緊密貼合，連動運轉高速生產。常聽長輩說當年年少輕狂，現在回首再也補不回逝去的時光。我卻如此深信著得以加倍的努力，奪回被偷走的青春年少。

戰逃的本質是自我防衛。

除了摯友，我幾乎未曾向他人提起，包含生而為人，我對所有事物感到愧疚。生病後收到最多的回應是勇敢，「謝謝你的故事讓我更珍惜生命。」、「你好優秀與勇敢。」、「我有健康的身體應該更努力的活著。」。然而，脆弱如羽，何來勇敢，沒有靈魂的苟活是最危險的無照駕駛搏命。

好似生命從未下墜，痛苦輕如鴻毛。

可是移植是重生、他們說我是新造的人。

創傷是隱微滲透的幽靈，還未完全癒合的傷疤被數次扒開，接著滲血。

如果瘡口已反覆流膿，成為一種慢性傷害，生活溢過時間的鑿痕，那就封存，丟置不可見光的角落。反覆橫生，依然在此的如此活著。

上了大學，身邊的親朋好友、同學老師好奇的詢問為什麼就讀社會福利學系。高三特殊選才備審資料我這麼寫道：「想成為能感受他人痛苦的人。」看似是未來助人者社會關懷的精神，實則卻是自我保留的一種自私。自私的期待人總有一天能感同身受他人的苦痛、終究可以找到一個不再凝視，但得以旁觀自我與他者痛苦的方式。

我不斷地提醒自己，背對著光也沒關係。如果生來便是一片幽暗，就讓呢喃耳語穿越疾病之國的出境大廳。

不再假裝未曾遍體鱗傷，我終於說服自己。